

当代微命生活

□ 沐墨

那是一朵由三条弧线排列而成的小扇子，辐射，连接，刷新，屏蔽，隔绝，推远，排斥，人们的情绪跟它张合起落。我们都是网在屏幕里的蜘蛛，从早转到晚找不到一个正确的出口。

零点，手机还在被窝一隅喁喁细语，偷眼打量着枯坐在朋友圈里所谓的朋友，仍在枪林弹雨地分享着一些链接、面膜广告，P过的卖萌照，文艺范儿的新愁旧赋，男欢女爱……都是活着的那点破事儿，以自己的风格俘获人心。但你深爱的，我未必一定也爱。所以，我一般都会对那些不分时间段出现的链接，自拍，自伤，直接选择“屏蔽此人微信”，一个人的喜怒无常，毫无规律的生活起居真耽误我微信阅读时间。所以，对于朋友圈，我基本不看，只关注订阅号号的微刊。

微，似乎有种力量，可以使我们爱上说话又免于说话。一部手机轻轻一抖，想有什么，比仙女棒还魔幻。也因此，人们过着毫不珍重无关紧要的生活，自爆其长或自爆其短，也见怪不怪了。

微，这一个原本小家碧玉型的词语，何以遽然庞大，乱象丛生，甚至面目狰狞？如此生活，是谁给下的迷阵？不得而知

曾与一个女作家相遇，她年纪轻轻的，一言一行都散发着古意的芬芳。她谈魏晋风度，谈诗经风雅颂，轻得像金铃子的幽吟。她莞尔，像在黎明前穿了一桃红色长袍飞于东方。那些斑斓的古典术语使我陶醉，恍若一个天阴雪飞的下午，围着炭盆喝了几口佳酿。在这么一个高富帅、白富美风靡的轻薄时代，竟还有人热爱古典，活在古意的芬芳里？当我要求与她互换微信时，却遭到她委婉的拒绝，她说，电话联系吧。我大概能够明白，面对面的交流，人对纸对字的交流，远远胜过朋友圈里爆棚的微言微语。这样的拒绝，何尝不是一种美好？而在不断被清理的朋友圈中，某些屏蔽，无视，才是最深刻的遗忘。

多数交换过微信的朋友，最终从热络到忽略，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说的地步，而我与这个女作家之间，一直以电话和书信的方式联系，从普通朋友到知己。其实，微生活本身并没有错，微暗含缓慢，笨拙，少量，粗粝等一切原生态的品质。命运仅以一条字母的网络链接为我们布下的迷阵，却更深刻地检验了人性的自恋与贪婪。

扔下手机，铺开稿纸开始写字，黑咖啡的烟气弥漫湿润，像温柔的毯子盖在了16摄氏度的凌晨。就在我失神地推敲“微阵”一词的刹那，盆栽山茶一瓣馨香摇摇下坠，最终啪地跌落在地上，在午夜听来，竟是一声巨响，碎裂在黑夜的心脏。这样的午夜，是谁在以落花的命运，向我暗示什么？所有落化成

泥的凋零都是在积蓄力量。兵家术语里微阵的注解是隐蔽的兵力，而我，更愿意将微理解为隐藏，一如南风，吹面不拂，静中发力，有韬光养晦，亦会有锋芒毕露。有些东西，只有隐约不明时，才最具有魅力和美感。希望在未知面前，始终满怀敬畏之心。对于未知，我们除了接纳，就是克己。

记得第一次接触楚辞，读到《天问》：“蠡蛾微命，力何固？”怦然叹息，人又何尝不是那只卑微的蛾子，明知渺小却总是拼力飞向光明，义无反顾。“人百其身如何赎，愿捐微命答穹苍。”显然，微命指终其一生，是个寿数。但今日有说法却是：人在35岁后会有大约一百万个微命，每个微命长30分钟。吸烟、酗酒、上网、熬夜，任何一种坏习惯都可能消耗一个无辜的微命。比起年华似水更让人哀伤，甚至恐惧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微命竟可以通过一些健康的行为挣得，比如戒烟戒酒、运动、养生，所谓正能量，莫不如是。

并不是多么害怕死亡，但至少我们需要懂得对生命的珍重。

流年

爱的时光印记

□ 鲁浩

为了不让记忆流失，

我将我家祖孙三代人平日

说过的诗话集结成册，作

为亲情血脉的记录与延

续，以示留念

父母亲来到郑州后，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，但却远离乡土，见不到乡邻，也很难听到乡音，初到城市的不适应感和内心的孤独感可想而知。

还好，父母都是十分豁达乐观的人，一辈子没有什么难事能把他们压垮。城市的生活虽然没有改变他们在农村养成的习惯，但老人也做到了心情坦然，随遇而安。这不仅让我们松了一口气，毕竟“心安之处是吾乡”这句话，绝非字面上解释的那么简单，要改变一个人一辈子的生活环境、生活习惯与方式，其实极难；也可以想象，父母在这方面一直默默无闻地付出与牺牲着。

老人爱说，现在不愁吃、不愁穿，有钱花，和过去比已经是天上地下了。其实，我知道，给父母物质上的帮助很容易做到，并且他们也非常容易满足。但如何能让他们在有生之年，精神上丰富一点、心情上愉悦一些，有时间多笑一笑、乐一乐、高兴高兴，才是最重要的和最不容易做到的。这就是现在所倡导的要对老人“精神赡养”吧。

常听人讲，孝敬老人就是要养老人之身，顺老人之意，敬老人之心，做老人之乐。虽然，我有时候会刻意与他们一起聊些有趣的事，节假日会带他们去游览一些景区，观看一些文艺演出和戏曲表演，但也仅此而已。

“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”有时候，我们做儿女的真不敢说，真正了解自己的父母，真的知道父母在想什么，最需要什么？最需要儿女们做什么？做什么样的事情才是他们最高兴？或许，许多人及时尽孝的想法一直在脑海里存在，一些孝敬父母的愿望一直在计划，但却一直没能去实施，所以许多事情没有做到，成为永远的遗憾。

父母老了。母亲没有读过书，操持家务、养儿育女，成为她生活的全部。而高小毕业的父亲，却总在念叨、感叹逝去的岁月，总想把过去、现在、甚至将来，一切都记录下来。那种感觉，就好像很想抓住什么，但却又抓不住，很想留住什么，但却留不住，害怕一转眼所有眼前的东西，所拥有的一切关爱之物都会失去似的。于是，回忆、追忆、记忆，成为了他现在生活的一部分，或者准确地说，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。

儿子大了。这一天，谈小学二年级的他正在写作业，桌面上，透过窗帘的细小缝隙，一道刺目的阳光照射到白色演算纸上。有意无意间，儿子在映射到纸上的那道阳光下重重地描了几笔。不一会，儿子惊喜地叫道，原来阳光是这样走路的啊。随后，他又在阳光即将照射到的前方，描了几笔，并郑重其事地说，阳光，我可不愿意你追着我走，我要在你的前面等着你！

这时候，我能想到的却是，移动的是阳光，而流失的是时光。你用笔随手划下的是简短线条，而人的一生所留下的却是时光的全部印记。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愿意不愿意，都在被光阴无情地推着走，拖着走，追着走，赶着走，牵着走，不允许丝毫停留，没有任何间歇，甚至停下来万分之一秒喘口气都不行。

这时候，我也才更明白什么叫似水流年，什么叫时不我待，什么叫去日无多。伴随着时光逝去的，或许有许多是我们最害怕失去、消失的东西。试想，一个人没有了记忆，没有了回忆，没有了在世间存在过的任何痕迹，怎么能证明其曾在人世走过一遭，何谈在世上经历过酸甜苦辣，拥有过喜怒哀乐。

其实每个人一生所有的经历，都可以称得上是陪伴时光一起走过的印记。想起父亲与儿子之间血脉相通、情感相连的情感时，我不禁一下子理解了父亲，也读懂了儿子。精神寄托也许是年过七旬的父亲在喝酒之余，喜欢写点东西的一个主要原因。于是，我也情不自禁在内心深处不停地呼唤，时光啊，请你慢点走，请给我们祖孙三代人多点时间，留住关于你的点点滴滴。

我不知道父亲到底是想留住什么，或是在留恋什么，也不会刨根问底地去看。但我却有一个极简单的想法，那就是为了不让记忆流失，或者说留下断层与空白，就将父亲一些顺口溜、打油诗，以及我们祖孙三代人一些说不上是诗词或文章的文字，作为亲情血脉的记录与延续，作为我们一家人情缘诗缘的结晶，以爱的名义，以时光印记为题，收割醇藏，结成册，以示感念、留念、纪念。



乡间的春天

□ 王晓

春天的大自然最慷

慨，郊野里的空气丰富得

无法准确描述

喜爱春天，喜爱乡间的春天。

选个双休日，回乡下老家，看看老人新抱的小鸡，刚捉的仔鹅，还有圈里的苗猪，日子蓬勃着希望。你想啊，早餐新鲜的鸡蛋、端午的烧老鹅，还有过年的年猪，都在这里了，心里定定的。春天，连老人家的精神头也是足足的，一年刚打头儿，早早安排好子女们一年的念想。

车行在环湖的水泥路上，两旁的白杨一改冬天的暗淡和沉寂，像魔术师，“哗”的变出无数浅绿的小手掌，养眼，精致，绵密，空气都浸染得绿意盈盈，我们宛如穿行绿波。不远处，湖面在阳光照耀下明亮如镜，春天的和煦在水面蒸腾，绿荫村道却清凉静谧，似乎带我们到一个从未到过的地方，一切都是新的。

这几年环湖处处染绿。湖边近水的湿地，植柳，方阵排列，暖阳一照，那些枝条软了，绿了。湖风一过，如烟如雾。

湖边山地，有茶园，有果园。远处看，茶园的颜色与其他季节比，变化不明显，但可以肯定，新芽儿一定不计其数地冒了。四月的茶园，无数采茶女戴斗篷，系布兜，十指翻飞采茶忙。在别的地方看见过采茶女用装乳胶漆的塑料小桶装刚摘下的新叶，好东西无意间受了糟蹋，喝茶的人看不到，看到的人少喝茶。月塘的采茶人都是用布袋，原始的，也是最合适的，无异味，透气保湿。

果园不能去，一去就不想回。去果园的路，芳草连天，鲜花无数。有一种老鼠花，似普罗旺斯的薰衣草，极紫，离地面数寸，一枝枝昂然直立，尽情开放。路上，树木夹道，有枣红的观赏李，有团团的香樟，一株香樟树上，叶还有绿褐之分，间杂着紫薇、观赏桃，甚至一两株樱花，一路往南，如展开斑斓流动的卷轴。

园子是梨园。花白如雪，不沾凡尘。不是一两枝，是几十上百亩。这样的季节来果园，就为赏花。我吃过这个园子的梨，脆，甜，一嚼下去，玉屑纷落。我也吃过园子里树下散养的鸡，和老家带来的一个味道，炖个汤能香一个楼道。我从来没有在这样的季节来园子里溜达赏花，不说那久违的鸟鸣和那沉睡一冬刚刚缓过神来的喧腾的大地，就是这片香雪海，谁见了不爱？春天的大自然最慷慨，园子里的空气丰富得无法准确描述，有花香，有草青，有地气，和我们贪婪地呼吸交换着。蹲下来，掐一枝野菊花，断处有药味，钻心入肺转肠。身后一棵高大的泡桐，无叶的枝头缀满浅紫的“喇叭”，在我和野菊花相看两不厌的时候，“啪”一声落了一朵，春光又深了一分。

四月的乡间，油菜花有些人来疯，像个艺术家，在乡野间撒野，随着心性。这里一片，那里一湾。鸭嘴桥南边有网格式的家养鱼塘，鱼塘间的窄窄田埂长油菜，长小麦，三月花开，一埂金黄，一埂青碧，埂埂之间水肥鱼美，倒影生姿，其实，乡民是最有创造力的大画家。



好雨知时节

刘肖坤 摄

梦圆烟雨时

□ 胡小平

只要有梦，就有梦

圆的时候

“回来啦?!”

听到有点熟悉的声音，我欣然四顾。

“看什么呢？叫你几声都没应答。”

“哦，是你呀！”我转身看到堂兄隔着

一丘小田，坐在耕田机上。

“呵呵，新车吧！”堂兄指着小车反光

镜上扎着的红绸结。

“是啊，刚买的。”我看一眼车子，朝他走了过去。他说下着雨，田埂上滑，不好走，别过去，见我我还是朝他走着，就熄了火，下了田。

“哟，你那铁牛也是新的吧？”站在田埂上，我指着耕田机把手上飘动的红绸带。那绸带虽然溅了些泥水，却还是那么鲜艳，那么耀眼。

“嗯，昨天上午才买回来的。”堂兄亮着眼睛，“昨天和今天都是试车，就在这大田里。到明天就得到冲里去了。”他说着指了一下远处的田垄。

堂兄说去年村里又有两户人家，非要

把田交给他来耕种，他本不想承接，却又不好推脱，更不想荒了田地，就应承了下来。春耕时节，他和大黄牯，一同起早贪黑，人和牛都累了个半死，还是忙不过来。一天晚上，他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也买了一台耕田机。

“哎呀，这家伙可神了，干活又好又快，可犁可耙，可深可浅，大田不用说，小田也能去，就是没路的地方，拆开了，抬上去，组装好，一点火就走开了。”他呵呵一笑，拍一下我的肩膀，“哦，告诉你，买这东西，银行给我贷了款，政府还有补贴呢。”

“嗯，那真好。”我摸一下头，手上湿漉漉的。

“哎哟，你看我，只顾自己去了。”堂兄要脱身上的雨衣。我说没事，不用的。他说这蒙蒙细雨，看上去没什么，却是蛮湿衣服的呢。

一朵红花飘到了头上。我扭头一看，是妻子站在了身旁，一只手撑着伞，一只手拎着鞋。她说踩着田埂，软软的，还凉凉的。今天来就是她的提议，说去天南地北，不如去我的家乡。

随着一声长呻，一头大黄牯从我的车

旁大步走过。紧跟在牛后的人背有点儿驼，肩上扛着犁。他取下头上的斗笠，朝我们挥了挥。我看到了他那花白的头发，还有那古铜色的脸庞。堂兄说那牛是他家的，今天租给二叔用去了，见他在这里，就跟他打个招呼，又说二叔是老牛把式，也是老顽固，总说铁牛不如黄牛好用，干活的活也没有黄牛那么好。

“怎么啦？”妻子轻轻拉了拉我的手。

“没什么呢。”我从二叔渐行渐远的背

影上收回目光。堂兄摇摇头，一声叹息。我问他怎么了。他拿开雨衣的帽子，抓了抓半白的头发，说如今村里种田的就二叔这样的老人，还有我这样的快老的人了。我点了点头。他看我一眼，爽朗一笑，说他昨天晚上又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他孙子开着耕田机在犁田。

“这只怕就是一个梦吧？”堂兄笑着问我。

“只要有梦，就有梦圆的时候。”我看着堂兄，“你那耕田机不就是吗？”

堂兄摸摸脑袋，眼睛一亮，随即哈哈大笑起来。

笑声在烟雨中回荡……

澳洲蜗居

□ 侯坤

有趣的住宿地点。

随着卡希尔的脚步，我来到了一个长方形的“大盒子”前。这个大盒子大概有3米长，不到4米宽，有一个小门和几个窗户，底下还配有四个轮子，在我看来这好像一个售货亭或是临时工作间。卡希尔敲开门，里面的情形令我无比惊讶：这个面积仅有10平方米左右的大盒子内部，竟然是一个设施齐全的小旅馆。

这种迷你住宅虽然面积不大，但里面的设施一应俱全，还巧妙地设计分割出了3个阁楼式的卧室。这一家的主人是一个单身男子，他颇有经济头脑地将2个闲置的卧室进行出租，这间小小的迷你住宅也就成了一个别具特色的小旅馆。

这几年，澳大利亚正刮起一阵建造移动式迷你住宅的风潮。每一套迷你住宅的面积大约仅有10平方米左右，但屋内设施齐全，性价比极高。澳大利亚的平均

房屋面积堪称全球最大，高达243平方米。但房子越大也说明费用越高。迷你住宅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，它低廉的价格令更多年轻人能居有其所。

“除了高昂的房价外，能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，也是澳大利亚年轻人选择迷你住宅的原因之一。据说，迷你住宅的排放量仅为大房子的十分之一左右。所以，现在这种迷你住宅的数量正在快速增长，年轻人希望花费少量的金钱来购置房产，从而换取更加自由的生活方式。”

入夜，我坐在迷你住宅前的草坪上，仰望浩瀚星空，感受到一种别样的自由和舒适。经济实用，节能环保，自由舒适，同时又能俱全，难怪澳大利亚的迷你住宅会如此受欢迎了。

